

竹书《容成氏》所见的九州

陈 伟

内容提要：禹治理九州洪水，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《容成氏》中的重要内容。论文对这段竹书文本及其反映的州域、河流逐一梳理、推定，得出一些新看法，如“萑”指涑水；原释“茲”之字改释为“藕”，读为“耦”，为并州异名。通过与传世古书的比较可见，竹书反映的九州在禹治水之前即已存在；其九州不仅名称有异，地域安排也不同，属于自成一格的九州系统。

关键词：容成氏 禹 九州

“芒芒禹迹，画为九州”^①。大禹治水以及相关的九州分划，是我国最著名的远古传闻之一。由于文献不足征，长期以来，不仅这一故事的历史背景难以具知，其在先秦时期传播、演变的情形也令人困惑。正因为如此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《容成氏》的公布^②，对推进这一问题的认知，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在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中，《容成氏》是一个长篇。记述从容成氏以至周武王诸多帝王的事迹，对由传世古书构筑的古史体系多可补正。大禹治水是记载的一个重点，抄写在第23、15、24—28号简上^③。在讲述禹治水的艰辛之后，分六段谈九州的治理。

《容成氏》一篇由李零教授整理。资料公布不久，即有多位学者发表研读心得。本文拟在李零先生工作的基础上，参酌其他意见，对竹书文本及其反映的九州内涵，试作探讨。

一、夹州、涂州

竹书中，最先说到的是夹州、涂州。其前还有一些关于背景的交待。竹书写道：“舜听政三年，山陵不处，水潦不涸，乃立禹以为司空。禹既已受命，乃弃服箬箬……面豢

① 《左传》襄公四年记虞人之箴。

② 马承源主编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二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91—146（图版）、247—293（释文考释）页。

③ 依原释文，记自第23至28号简。陈剑指出：比照下文后稷、皋陶等人“既已受命”的辞例，在23、24号简之间，应插入15号简（《上博简〈容成氏〉的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》，“简帛研究”网[www.bamboosilk.org] 2003年1月9日）。

骹，胫不生之毛，□滂潜流。禹亲执耒耜，以陂明都之泽，决九河之阻，于是乎夹州、徐州始可处。”（23、15、24、25号简）
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称舜即位三年始对禹等人分官设职，在时间上与竹书大致相同。而《书·尧典》、《史记·夏本纪》记洪水发生于帝尧之时，并曾命鲧治水失败，则不见于竹书。

“山陵不处”的“处”，李零先生读为“序”。疑当如字读，为居处之义，与下文诸州“始可处”呼应。同篇18—19号简说“禹乃因山陵平隰之可封邑者而繁实之”，表明山陵实可设邑安居。

“𡗗”、“骹”、“胫”三字，从孟逢生先生说^①。“禹亲执”后一字，本作“𡗗”。陈剑先生读为“耒”，刘乐贤先生作进一步论证，应可凭信^②。

“陂明都”，本作“波明者”，从李零先生读。他指出：“《书·禹贡》作‘被孟诸’，《史记·夏本纪》作‘被明都’，‘被’当读为‘陂’，即《禹贡》‘九泽既陂’之‘陂’，是筑堤障塞之义。‘明都之泽’，即古书常见的孟诸泽，‘明都’、‘孟诸’皆‘孟诸’之异文。方位在今河南商丘东北，单县西南，元代以后堙废。”《禹贡》的“被”，多按本字作解。孔安国传云：“水流溢覆被之”。《水经注·济水二》引阚骃《十三州记》云：“不言入而言被者，明不常入也，水盛方乃覆被矣。”不如读为“陂”明畅。陂指堤防，用作动词时指修筑堤防。《禹贡》“九泽既陂”传：“九州之泽已陂障无决溢矣。”《国语·周语下》叙禹“陂鄆九泽”，《大戴礼记·五帝德》记禹“陂九泽”，《墨子·兼爱中》则称禹“防孟诸之泽”。凡此，皆表明读“陂”为是。

明都作为泽名，古书中有不同写法。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“其泽藪曰望诸”句下，孙诒让《正义》有详尽罗列和梳理，可参看^③。《禹贡》叙其地于豫州，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则说是青州藪。

九河，《尔雅·释水》说是徒骇、太史、马颊、覆釜、胡苏、简、絜、钩盘、鬲津九水。其实可能是泛指流经今河北平原上的黄河下游的多股岔流^④。《禹贡》叙在兖州下。

夹州、涂州，李零先生说：“夹州，《书·禹贡》所无，但与下‘涂州’邻近，疑相当《禹贡》等书的‘兖州’。”“涂州，从明都泽的位置看，疑即《禹贡》等书的徐州。”

明都、九河当在此二州之境。其间关系，可能是一水各位于一州，也可能是二水均在某一州。后文说：“禹乃通三江、五湖，东注之海，於是乎荆州、阳州始可处也。”三江、五湖皆在阳（扬）州，即属第二种情形。由于豫州另见，就传世古书所叙州域而言，这二州应优先考虑与青、兖或其邻州的对应。

夹州，确有可能如同李零先生的推测，相当于《禹贡》兖州。夹、寅形近，或生混

① 见《上博竹书（二）字词割记》，“简帛研究”网2003年1月14日；徐在国《上博竹书（二）文字杂考》（“简帛研究”网2003年1月11日）亦读第三字为“胫”。

② 陈剑前揭文；刘乐贤《读上博简〈容成氏〉小札》，“简帛研究”网2003年1月13日。

③ 《周礼正义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2662页。

④ 谭其骧：《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》，载《长水集》下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56—86页。

淆。包山 168 号简的“寅”字右侧，便与“夹”字类似^①。《汗简》卷中之二所录《古尚书》“夹”字和《古文四声韵》卷五所录《古老子》“狭”字，则与“寅”字相混^②。因而，此字或许是“寅”字误写。寅、兗二字为喻纽双声，真、元旁转，上古时读音相近，或相通假。

涂、徐皆从“余”得声，当可通假。在地域上，徐州与《禹贡》豫州和《职方》青州有涉。胡渭曾指出：“《周礼》‘正东曰青州’，《禹贡》徐州之山水皆在焉。盖以徐为青，青地大半入幽，而徐之西则又入于兗云。”^③因此，涂州确有可能如李零先生所云，大致相当于《禹贡》徐州。

二、竞州、簠州

25 号简写道：“禹通淮与沂，东注之海，于是乎竞州、簠州始可处也。”

关于淮与沂，李零先生指出：“淮水与沂水。《禹贡》‘海岱及淮为徐州，淮、沂其义’，是叙二水于徐州下。”古淮水发源于今河南桐柏山，东行，在今江苏阜宁县北入海^④。古沂水发源于今山东沂源县境，在今江苏邳州市南合泗，再东南下入淮。《禹贡》叙二水于徐州下，已如李零先生所云。而在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中，二水则并在青州。

竹书中的“通”字值得注意。“通”有疏通的意思，也有连接、沟通的意思。《禹贡》：“浮于济、漯，达于河。”传云：“济、漯，两水名。因水入水曰‘达’。”《禹贡》“达”字，《史记·夏本纪》与《汉书·地理志》均改作“通”。《汉书》颜师古注云：“因水入水曰‘通’。”在另一方面，竹书说“通”的时候，都是同时提到两条河流。在“淮与沂”之外，还有藕州的“菱与易”，扬州的“三江、五湖”，豫州的“伊、洛”，以及且州的“泾与渭”。其中淮水与沂水、三江与五湖、伊与洛以及泾与渭，彼此相通，有着可靠的记载。因而，竹书讲河道的“通”也可能是说将两条河道沟通。

竞州，李零先生指出：“《禹贡》所无，疑相当《禹贡》等书的‘青州’或《尔雅·释地》的营州。”从沂水、淮水所在看，其说近是。

关于簠州，李零先生指出：“春秋莒国铜器以‘簠’自称其国名。莒国之域在沂水一带。《禹贡》无莒州，疑简文‘簠州’即莒国一带。”又合二州云：“二州似在古齐、莒之地。”所云盖是。

①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：《包山楚墓》下册，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，图版一六六。

② 李零、刘新光整理《汗简·古文四声韵》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，第 28、80 页。

③ 《禹贡锥指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，第 115 页。

④ 古地今址，除另外注明者外，皆据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一册，地图出版社 1982 年版，“战国时期”图组。

三、藕州

25—26号简写道：“禹乃通葵与易，东注之海，于是乎藕州始可处也。”

易，字本从“𣶒”。李零先生指出：“《禹贡》所无，疑即古燕地的易水。”易水也是先秦著名河流。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并州下记云：“其泽薮曰昭余祁，其川庠池、呕夷，其浸涑、易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上》涿郡“故安”县下也称之为“并州浸”。《战国策·燕策一》“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”章列举燕地四境说：“南有呼沱、易水。”“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谓燕王”章则说：“秦下甲云中、九原，驱赵而攻燕，则易水、长城非王之有也。”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记燕太子为荆轲送行，一曲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，更是千古美谈。易水之源流，旧说颇多纷扰。顾祖禹指出：“乐史云：易水有三源。流经易州南三十里者曰中易水。出州西北三十里穷独山者，谓之濡水，亦曰北易水。出州西南六十里石兽冈者，谓之雹水，亦曰南易水……盖易水之源，并出于易州，而其流自不相乱。或曰易水，或曰故安河，则推其本而言之也。或曰拒马河，或曰白沟河，则从其流而言之也。其于南易水，或曰滋河，或曰沙河、唐河，则因其所汇之川言之也……或曰，易水本无正流，附合支川以达于海。故自汉以来，言易水之源流者，多未得其详云。”^①皆发源于今河北易县一带，东南流，与涑水会合。

葵，李零先生说：“《禹贡》所无，疑即古易水附近的涑水（又名呕夷水）。”葵水恐当是涑水。涑水发源于今河北涑源县西，逶迤东南行合易水，再东行在今天津市区入渤海。葵、葵二字为来纽双声，韵部为之侯旁转。古音相近，或可通假。前揭《职方》文表明，涑水曾与易水并列，称作并州浸，在竹书中同时被提到的可能性更大。

“藕州”的“藕”，李零先生释为“𣶒”。他写道：“𣶒州，《书·禹贡》所无，疑即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所说‘其川庠池、呕夷，其浸涑、易’的‘并州’。‘并’与‘𣶒’写法相近，或有混淆。”这种写法的字曾见于包山2号墓第258号竹简以及同墓所出的签牌（编号59—2）^②。其大致结构是“艸”头之下有两个并列左向的人形（腹部着圆点或加粗）。在包山174号简中，还出现一个去掉“艸”头的字形^③。对竹简上的文字，整理小组分别隶作“藕”和“𣶒”，并将前一字读为“筭”^④。在包山255、258号简中，另有类似写法的字，但并列的两个人形均向右。整理小组释为“𣶒”^⑤。包山简资料公布后，一些学者将174号简和258号简上述字形改释为“𣶒”与“𣶒”^⑥。对此，也有学者持不同见

① 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一〇直隶“易水”条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87页。

② 《包山楚墓》下册，图版二〇二、四六一—11。

③ 《包山楚墓》下册，图版一六九。

④ 《包山楚墓》上册，第369、362页。

⑤ 《包山楚墓》下册，图版二〇一、二〇二；上册，第369页。

⑥ 汤余惠：《包山楚简读后记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1993年第2期；刘钊：《包山楚简文字考释》，《东方文化》1998年第1、2期合刊。

解。李家浩先生认为：258号简与签牌59—2中的这个字所从的“𦍋”旁是反写的。此字与“𦍋”同时出现，说明它们不是一个字。签牌59—2所系的竹简内有藕六节。“𦍋”、“藕”都是侯部字，因而颇疑这是一个形声字，从“𦍋”声，读为“藕”^①。李运富先生也指出：在258号简中，此字与整理小组原已释为“𦍋”的字并存，“若二者同释，则为一物重说”^②。刘信芳先生则将人形左向之字释为“𦍋”，右向之字隶作“𦍋”，以为“二个为偶”，读为“藕”。又说：“出土竹简签牌字亦作‘𦍋’，该竹简内盛莲藕六节。”^③李先生、刘先生注意到竹简内遗物与签牌文字以及简文的对照，是很有意义的。对照竹简内的遗物，我们怀疑此字“艸”头之下的部分从二人侧立取义，是“耦”的象形字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九年：“射者三耦……家臣，展瑕、展玉为一耦；公臣，公巫召伯、仲颜庄叔为一耦；郈彭父、党叔为一耦。”杜预注：“二人为耦。”加“艸”头用作莲藕之字。

前已谈到，藕州之水“菱与易”盖即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所说并州之浸淶、易。因而，李零先生怀疑藕州即《职方》并州，是有道理的。除了李氏提到的并、𦍋（本文改释为“藕”）二字因形近相混外，还有一种可能性也应纳入考虑。并，《说文》：“相从也。”在古文字中，“并”是在“从”（二人相随状）的下部附加一二道横划，表示二人并立或相连^④。“耦”的辞义与之相通。因而竹书中的“藕”恐当读为“耦”，是用一个意义相近的词指称《职方》中的并州^⑤。

四、荊州、阳州

竹书第26号简记述荊州、阳州说：“禹乃通三江、五湖，东注之海，于是乎荊州、鄢州始可处也。”荆，字本从“刑”从“田”。今依楚简中的用字习惯，迳读为“荆”。鄢，李零先生读为“扬”。

三江、五湖，见于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扬州；而《禹贡》扬州下只是说到三江，而未及五湖。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说禹“疏三江五湖，注之东海”；同书《贵因》说“禹通三江五湖，决伊阙，沟回陵，注之东海”，与竹书所云更为接近。三江、五湖之地，旧说歧异。其中三江大约泛指长江三角洲上的众多河流，五湖则可能相当于后世太湖^⑥。

荊州、扬州，在《书·禹贡》、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、《尔雅·释地》以及《吕氏春秋·有始》中均有记载。扬州州名用字及得名之由，孙诒让说：“许嵩《建康实录》引《春秋元命苞》云：‘地多赤杨，因取名焉。’则当以‘杨’为正。《释名·释州国》云：‘扬州州

① 《信阳楚简中的“柿枳”》，《简帛研究》第2辑，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6—7页。

② 《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》，岳麓书社1997年版，第138—139页。

③ 《楚简器物释名》下篇，《中国文字》新廿三期（1997年）。

④ 于省吾：《甲骨文字释林》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457页。

⑤ 并州得名之由，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尔雅·释地》引《春秋元命苞》云：“并之言併也。阳合交并，其气勇壮，抱诚信也。”

⑥ 参看李长傅《禹贡释地》，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，第55—59页；《周礼正义》，第2646—2648页。

界多水，水波扬也。’《禹贡》孔疏引李巡云：‘江南其气燥劲，厥性轻扬，故曰扬。扬，轻也。’《尔雅·释文》引《太康地记》云：‘以扬州渐太阳位，天气奋扬，履正含文明，故取名焉。’此并依扬为释。张参《五经文字》据李巡轻扬之训，斥从木为俗讹，故唐石经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尔雅》皆从手，宋以来版本多沿之。宋小字本、明闽监本《周礼》作‘杨’者，盖误而合于古，非所据旧本如是也。至九州名义，大抵就州中所属山川国邑为称，诸家望文生义，似皆未塙。窃谓此州地苞百越，扬越声转，义亦同，扬州当因扬越得名，犹荆州之与荆楚义亦相因矣。”^①竹书州名之字尚见于其他战国文字资料，在比较确定的场合，实用作“阳”字。如《鄂君启节》中的“郢鄢”，即《史记·楚世家》中的“昭阳”；《古玺汇编》0325中的“鄢门”，当读为“阳门”^②。因而，竹书州名在读为“扬”或“杨”之外，也可能读为“阳”，表示州域位于九州南部的地理特征。

五、叙州

第26—27号简记云：“禹乃通伊、洛，并瀍、涧，东注之河，于是乎叙州始可处也。”瀍，竹书写作“里”，李零先生指出：“盖‘里’字之误，即瀍水。”叙，李零先生读为“豫”。

洛水发源于今陕西洛南县西，东北流合涧、瀍、伊诸水，在今河南巩县入于河。伊水发源于今河南卢氏县东，在今偃师县西入洛。瀍水发源于今河南孟津县境，在今洛阳市东入洛。涧水发源于今河南新安县南，在今洛阳市西入洛。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“科别其条，勿猥勿并”，颜注：“并，合也。”“并瀍、涧”当是指会合二水。这与上文对“通”字涵义的推测相应。

豫州得名之由，《释名·释州国》云：“豫州地在九州之中，京师东都所居，常安豫也。”《经典释文·尔雅·释地》引《春秋元命苞》云：“豫之言序也，言阳气分布，各得其所，故其气平静多序也。”竹书州名本作“叙”。“叙”、“序”音同义通，均有顺序、次序之义^③。如果竹书用字有特定含义的话，则《春秋元命苞》对豫州之名的解释较为近实。

六、且州

竹书记最后一州云：“禹乃通泾与渭，北注之河，于是乎且州始可处也。”（第27号简）且，字本从“𠂔”从“且”从“又”。今依楚简中的用字习惯，迳读为“且”。李零先生说：“且州，从文义看，应相当《禹贡》之雍州。其名或与沮水有关。”

泾、渭二水，《禹贡》、《职方》均叙于雍州下。泾水发源于今甘肃平凉县，东南流，

① 《周礼正义》，第2640—2641页。

② 参看何琳仪《战国古文字典》，中华书局1998年版，第668页。

③ 二字为鱼部双声，邪纽叠韵。其通假之例，看高亨《古字通假会典》，齐鲁书社1989年版，第836页。

在今陕西高陵县南入渭。渭水发源于今甘肃渭源县，东流经关中平原，在今陕西华阳县境入河。渭水在今陕西周至县境以西大致是东南流向，此东则略呈东北流向。竹书说“北注之河”，盖即因此。

雍州的得名，也有一些解释。《汉书·地理志上》右扶风“雍”注引应劭云：“四面积高曰雍。”《经典释文·尔雅·释地》引李巡云：“河西其气蔽壅，厥性急凶，故曰雍。雍，壅也。”又引《太康地记》云：“雍州兼得梁州之地，西北之位，阳所不及，阴气壅阂，故取名焉。”大致皆以壅塞为说。竹书用字，在李零先生推测外，或可读为“阻”。阻训险隘、障隔，与这些对雍州的说法相通。

对于《容成氏》“九州”，李零先生有简要评述。他指出：“简文述禹分九州，九州之名爲夹、涂、兢、簠、菰、荆、鄢、叙、且（夹、涂、兢、簠在东，菰在北，荆、鄢在南，叙在中，且在西），异乎《书·禹贡》等书。”在《容成氏》九州的个别考察之后，我们想通过与传世文献的论较，看看竹书九州的相关问题。

1. 禹与九州

大禹治水与九州的联系，有两种说法：（1）尧分十二州，禹改为九州。《汉书·地理志上》云：“尧遭洪水，怀山襄陵，天下分绝，为十二州，使禹治之。水土既平，更制九州，列五服，任土作贡。”《书·舜典》云“肇十有二州”，“咨十有二牧”，当是此说产生的基础^①。（2）禹创设九州。对于本文开首引述的虞人之箴，杜预注云：“画，分也。”孔颖达疏发挥说：“‘画分’者，言画地分之，以为竟也。”又《书·禹贡·序》云：“禹别九州”，郑玄注：“分其圻界。”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“肇十有二州”集解引马融说：“禹平水土，置九州。”

在《容成氏》中，只是逐一说某州“始可居”，而丝毫没有提及创设或划分九州之事。这应可理解为，这些州在禹治水之前即已存在，其数目则是列举出来的九个。这与上揭二说均不相同。

2. 州名与地域

具体记列九州之名的古书，除《书·禹贡》外，时代较早的还有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、《尔雅·释地》以及《吕氏春秋·有始》。其著作年代，大致都在战国前后，与《容成氏》相近。

这四部古书所记九州之名，同中有异。四书相同的为冀、兖、扬、荆、豫、雍等六州。此外，《禹贡》、《职方》、《吕览》有青州，《禹贡》、《释地》、《吕览》有徐州，《职方》、《释地》、《吕览》有幽州，又《禹贡》有梁州，《职方》有并州，《释地》有营州。

在《容成氏》中，涂、荆、阳、叙与上揭古书中的徐、荆、扬、豫对应，州名用字虽不同，但互可通假。这四州，在古书中出现的频率最高或较高，当时似较为认同。

竹书夹州，大致相当于古书兖州。如果前述“夹”为“寅”字之讹、借为“兖”的推

^① 参看《中国近代学术经典·顾颉刚卷·州与岳的演变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574页。

测不误,也可归入上一类。

竹书中的藕州、且州,大致相当于古书中的并州、雍州。州名用字只是意义相通,彼此却看不出假借关系。我们由此得知,对于古书的并、雍二州,曾有另外的称谓。

至于兢、簫二州,情形比较特殊。李零先生指出兢州相当于《禹贡》等书的“青州”、以及《释地》的“营州”,又推测簫州在莒国一带,大致应可凭信。不过,沂水流域的莒国故地一带,在传世古书中,并不单独作为一州。《禹贡》说:“海、岱及淮为徐州。淮、沂其乂,蒙、羽其艺。”将沂水流域归入徐州。《职方》说:“正东曰青州,其山镇曰沂山,其泽藪曰望诸,其川淮、泗,其浸沂、沐。”将沂水流域归入青州。《释地》说“济东曰徐州”,《吕览》说“泗上为徐州”,所说徐州大致均包括莒国故地一带。这就意味着,在《禹贡》诸书所述青、徐之地,竹书多分出了一州。

在多出簫州的同时,竹书缺少一个与冀州相应的州。考虑到冀州在《禹贡》等传世古书中都有记载,其在竹书九州中的缺席值得注意。如前所述,竹书藕州大致与《职方》并州对应。《汉书·地理志上》说周“分冀州之地以为幽、并”,显示《职方》并州地域对应于《禹贡》冀州的一部分。或许竹书藕州虽在名义上与并州相通,而地域则与《禹贡》冀州相当。

《禹贡》的梁州,不见于《职方》等书。《汉书·地理志上》解释说:周“改禹徐、梁二州合之于雍、青”。《容成氏》中也没有提到与梁州对应的州,这同于《职方》等书而异于《禹贡》。

综上所述,竹书九州与《禹贡》等传世古书相比,无论州名还是州域,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。因而应属于自成一格的九州系统。

3. 不同九州以及十二州的解释

《禹贡》、《职方》、《尔雅》所记九州,旧时往往用所谓三代之制来说明。顾颉刚先生曾加以驳斥,并举出一些证据,说明各种具体的九州分划大抵是战国时人的创意^①。由于《容成氏》的面世,我们所知的九州之说更为丰富。以三代之制来解释不同九州的问题,因而显得更加突出。《容成氏》的著作年代,尚难具论。从业已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购藏的其他楚竹书来看,说是战国时代的作品,应大体不差。这在一定程度上,加强了顾先生的论断。

在另一方面,上揭诸书的州名累加起来,正好是十二个。因而顾颉刚先生还有一个推测:汉代以后学者对《舜典》十二州的注释,乃是汉儒将这十二州名相加而来^②。由于《容成氏》记有更多不同的州名,对于顾先生的这一假说而言,其发现又是不利的。

[作者陈伟,1955年生,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]

收稿日期:2003年3月5日

^① 《中国近代学术经典·顾颉刚卷·州与岳的演变》,第568—573页。

^② 《中国近代学术经典·顾颉刚卷·州与岳的演变》,第576页。